

在流放地



现代外国文学译丛 2



214
22
2

在 流 放 地

现代外国文学译丛

2

冯亦代 编

封面设计 黄 锐

在 流 放 地

现代外国文学译丛

2

冯亦代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1插页 301,000字

1930年9月第1版 193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800册

书号10111·1252 定价1.30元

目 录

法 A·纪德

田园交响乐(中篇小说)·····孔昭宇 王国卿 译(1)

法 J-P·萨特

墙·····陈祚敏 译(62)

法 F·莫里亚克

淘气鬼·····郭麟阁 汤 匀 译(92)

法 J·格林

克里斯蒂娜·····苏文平 译(132)

利维坦·····胡玉龙 译(145)

西德 H·伯尔

卖笑的人·····草 芳 译(157)

是的,会搞出名堂来·····张 群 译(161)

西德 S·梭茨

娱乐博士·····肖 祯 译(169)

发生在撒丁岛的故事·····章国锋 译(177)

一个麻木不仁的人·····零 菱 译(198)

西德 M·L·卡施尼茨

长途电话……………孙敏立 译(207)

西德 K·曼

痛快的一天……………西 言 译(219)

奥 F·卡夫卡

在流放地……………李文俊 译(225)

奥 R·M·里尔克

掘墓人……………李士勋 译(257)

小园中……………杨武能 译(271)

老人们……………杨武能 译(275)

瑞士 F·杜仑马特

怀疑(中篇小说)……………杉 宁 译(279)

意 A·莫拉维亚

不要刨根问底………叶 耕 译(405)

试镜头……………傅涛涛 译(413)

卡车司机……………高 萍 译(422)

意 N·金斯布尔格

母亲……………利 涛 译(431)

西班牙 A·M·马图特

良心……………林 光 译(445)

疏忽之罪.....	李 卞 译 (453)
西班牙 L. D. 卡斯特莱萨那	
忏悔.....	李 卞 译 (459)
西德 W. 弗兰克	
三〇〇〇年乐园 (科学幻想小说)	樊 仲 译 (464)
作者简介	(478)
编后记	冯亦代 (482)

——法 A·纪德 著——

田 园 交 响 乐

——孔昭宇 王国卿 译——

上 篇

一八九……年二月十日

三天来大雪不停地下着，堵塞了道路。我未能去R镇，那是我十五年来每月必去两次作礼拜的地方。今晨，只有三十名教徒聚集在拉贝雷维纳小教堂里。

不得已被困在家里，我就利用这段闲暇的时光，追忆一下往事，叙述我是如何收容并照料姬露德的吧。

我打算在此描述一下这颗虔诚的心灵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似乎是出于对主的崇敬和热爱，我才从黑夜中把她拯救出来。感谢主赋予我这一职责。

那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一天，当我准备从拉考德封锁返

家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七公里外有位老妪已经奄奄一息，要我去。马尚未卸鞍，我便让小姑娘上了车，又备了一盏灯，因为我想天黑前是无法踏上归途的了。

我自以为对这一地区的四周了如指掌，但是一过索德莱农庄，小家伙却把我引上了我还从未涉足过的一条路。不过，我却认出了在左边两公里处那个神秘的小湖。年轻时，我有时去那儿滑冰。在这一带我没有任何宗教活动，已经十五年不来了。我已说不出湖的方位，几乎已将它遗忘殆尽；当我在金黄和粉色交相辉映的奇妙晚霞里突然认出它时，似乎觉得以前只是在梦中才到过此地。

路顺着一条从湖里流出的小溪延伸着，擦过森林的一端，接着又沿一个泥炭沼泽带蜿蜒伸展。我确实从来没到过这里。

太阳已经落山，我们在暮色中赶路已有多时。带路的女孩终于用手向我指了指山坡上的一所茅屋。一缕蓝色的炊烟在暮霭中飘起，在金色天空的辉映下袅袅上升。若没有这缕炊烟，我真会以为那是一间没人居住的草屋。我把马拴在附近的苹果树上，然后跟随小女孩走进漆黑的屋子。那位老妪刚死不久。这种景象的沉重压人，这个时刻的庄严寂静，使我木然不知所措了。一位年纪尚轻的妇女跪在床边。我把那个小女孩当成了死者的孙女，其实不过是她的女仆。她点燃一支冒烟的蜡烛，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床头。

一路上，我本想同她聊聊，但她一共没说上四句话。

跪着的女人站了起来。出乎我的意料，她并不是死者的

亲属，而是一位邻居，一位女友；是小仆人看见主人病危时请来的，她自愿帮助守护。她对我说，老姬临死前没受什么痛苦。我们一起商议着如何安葬和办丧事。象通常那样，在这偏僻的山村，一切由我作出决断。说实话，这所房子尽管破败简陋，可是把它托付给这位唯一能够照管它的邻居和小女仆，我还是感到有些不放心的。当然这所破旧房舍的角落也不象埋藏有什么财宝……这可叫我怎么办呢？我还是问了问死去的老姬是否有继承人。

于是，女邻居端起蜡烛，向壁炉的一角照去。我发现在炉前的石台上有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蜷缩在那里，似乎睡着了；浓发几乎遮盖了整个面部。

“这女孩是瞎子，听女仆说，是老妇人的侄女，看来全家就剩下她了。应该把她送到济贫院去，不然，我真不知道她将来会落到什么地步。”

这样当她面谈论决定她命运的事，我听了十分反感；担心这些没分寸的话可能使她难过。

“别吵醒她，”我轻声说，至少让这位女邻居压低点声音。

“噢！我想她没有睡觉，她是个白痴，不会说话，也听不懂人家说的话。我从早上就到这屋里来了，她连动都没动过。起初，我以为她是聋子，小仆人说不是，她说老太太倒是个聋子，从未跟她侄女说过一句话。所以许久以来，除了喝水、吃饭以外，这孩子没对任何人张过口。”

“她多大了？”

“大概十五岁吧！我也并不比您知道得更多……”

我没有立刻想到由我本人来照料这位孤苦伶仃的少女；只是在祈祷之后——说得确切些，只是当我在床头跪在女邻居和小仆人中间祈祷时——我才突然领悟到在我的生活道路上上帝赋予我的这一使命，我若是逃避，怎能不为自己的怯懦行为而感到羞耻呢！当我站起身时，我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带走这个孩子，尽管还未想好将来怎样安置，把她托付给什么人。我在那儿停留了一会，默默地看着老妪的遗容。她那满是皱褶的嘴角向里紧锁，象是用吝啬鬼的钱袋绳拉着一般，执意不让任何东西流露出来。接着，我转向瞎子，把我的打算告诉了那位女邻居。

“明天来收殓，她最好别在场，”邻居说道。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人们若不是有时甘愿给自己虚构些根本不存在的障碍，那一切岂不就都轻而易举了吗。小时候，有多少次我们乐意作的事遭到阻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我们听到周围的人喋喋不休地说：他干不了……

盲人象是一团不能自主的什么东西，被人带走了。她五官端正，相当美丽，但毫无表情。我从她平常休息的角落，即通向顶楼楼梯底下的草褥子上拿了一条被子。

女邻居十分殷勤，帮我把她严实地裹起来，因为这月夜还颇有些凉意。点上车灯后，我就起程了，带着偎依在我身旁的没有灵魂的、象一卷包裹似的躯体。只是在隐隐约约感到她身上散发出的体温时，我才意识到她有生命。一路上我都在想：她睡了吗？简直是在做一场噩梦……在她身上，醒着

和睡着有什么区别？附在这具难以渗透的躯体里的灵魂长期被禁锢，无疑在期待着主的一线灵光，才能醒悟。或许我的爱能把她从黑夜中拯救出来。主呀！您允许我这样作吗？

.....

回到家里后遭到的那种冷遇叫我忧心忡忡，这里不能不提及一下。我妻子很贤德，即使在我们关系紧张时，我也丝毫没有对她心地的善良产生过怀疑。但是，她慈善的天性却不喜欢被突如其来的事物所干扰。这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女人，尽到应尽的义务后，绝不再越雷池一步。她的慈善是有节制的，就象爱是一笔可以耗尽的财富那样。这是我们两人之间唯一不同之处……

那天夜里当她见我带个小姑娘回家时，她喊了起来，这喊声表达了她最初的想法：

“你又揽回什么差事了？”

如通常那样，我们之间需要解释一番。我先叫孩子们出去，他们站在那儿，目瞪口呆，既疑惑又惊奇。唉！远未想到竟遭这样的对待。只有我心爱的小霞洛特听说有什么新鲜东西，有什么活蹦乱跳的东西将从车里走出来，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然而，其它孩子则深受母亲的熏陶，马上叫霞洛特安静下来，不要乱蹦乱跳。

接着是一阵混乱。由于我妻子和孩子不知道她是瞎子，所以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小心翼翼地领着她。一路上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稍一松开，这可怜的盲人就发出奇怪的呻吟，连我也被弄得不知所措了。这哪里是人的喊声，简直是小狗

发出的尖叫。因为头一次脱离习惯了的狭窄圈子——她的整个小天地，她的双膝瘫软无力。我将一把椅子推给她，她却滑到地上，好象连坐都不会。我把她拉到壁炉旁，她就象我起初看见在老妪的炉旁那样，蜷缩下来，斜靠着炉台，这时家里才略微恢复了平静。在车上，她也是斜躺在车座下边，一路上都偎依在我的脚前。不过，我妻子还是一直在帮着；她那出于本能的动作总是高尚的，但理智却在反抗，并往往压过她那颗善良的心。

“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呢？”把小姑娘安顿好以后，她又开口了。

听到这不冷不热的口气，我真感到寒心，难以抑制心中的怒气。然而，先前长时间的冷静的思考使我控制住了自己。我转身面向聚在我身旁的家人，一只手放到盲人的额头上，用十分庄重的语调说：

“我带回了一只迷途的羔羊。”

但是，阿美莉不承认福音书的教义中有什么非理智或超理智的东西。看她意欲争辩，我就示意雅克和萨拉把两个小的孩子领出去。雅克和萨拉对我们夫妻间发生的小争执已经习以为常，对争执的内容也并不好奇（我甚至觉得他们常常表现得太无所谓了）。我妻子还在发愣，似乎因为家里来了这么位生客有点不高兴。我又说了一句：

“你就当她面说吧！这可怜的孩子听不懂。”

于是阿美莉开始抗辩，说她确实没什么可对我说的——一般来说，这是我们长时间争辩的前奏——，又说我总能找

出最不实际、最反常、最不理智的借口，而她只能象以前那样听从我的。前面已写过，对这女孩怎么办，我也并无定见。我并不认为有可能把这个孩子安置在我们家里，或者说，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可以这么办。应该说是阿美莉提醒了我，因为她问我是否觉得“家里的人口还不够多”。她说我这个人总是一意孤行，从不顾及别人的反对。她认为五个孩子足够了，自从克洛特出世以来（恰在这时，小家伙象是听见叫他的名字，就在摇篮里哭了起来），她可受够了，她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

听到这席话的开头，我想起了基督说过的话，但是话才到嘴边就又收回了。我觉得借助圣经的权威为我的行为辩解是不合宜的。她诉说她的劳苦，使我感到很羞愧，因为我承认自己曾不只一次地将热情而轻率的冲动所造成的沉重负担加到了我妻子身上。然而经她这番数落我却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我轻声地请求阿美莉想想，如果她处在我的位置是不是也会这样作，她会不会忍心看着一个显然是无依无靠的孩子陷入绝境。我又说，我何尝不知道繁重的家务又将加上一个新的重担；我遗憾的是不能更多地助她一臂之力。总之，我极力安慰她，并恳求她千万别拿这无辜的孩子出气。然后，我又提醒她说，萨拉现在也大了，可以多帮助她作些事，雅克早已不用她操心了。

简而言之，是上帝教给了我该说的这些话，才使她接受了我承担下来的义务。 如果我不是将这个决定突然地强加给她，而是给她以足够的思考时间，她本来是会欣然承诺

的。

我以为大概没有问题了。亲爱的阿美莉和言悦色地走近姬露德，端起灯观察了一下这个小姑娘。当她发现孩子龋龋不堪时，突然又火冒三丈。

“真是臭气熏天！”她喊叫起来，“快刷刷，快刷刷。不，别在这刷！你到外面去抖落抖落。啊！上帝！孩子们也会招得满身都是的。我最怕虱子、跳蚤。”

无疑，可怜的小姑娘身上爬满了这类东西。想到在车上那么长时间把她搂在身边，我不禁也一阵恶心。

我把自己里里外外扫刷了一阵，两分钟后又回到屋里。我发现妻子紧缩在沙发椅上，两手抱头，正在痛哭。我走过去柔声地对她说：

“我并没有想这样来考验你的勇气和耐性。不管怎样，今晚时候不早了，又看不太清楚。我去看火，小家伙就睡在炉边吧。明天，把她的头发剪掉，好好地给她洗一洗。等你见她不讨厌了，再去照顾她。”我求她别把这事告诉孩子们。

该吃晚饭了。我们的老罗萨莉在端饭上菜的时候，总是用敌视的眼光瞪着我的被保护人。我把盘子递过去，小家伙一会儿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吃饭时谁也没做声。我原想给孩子们讲讲这次奇遇，使他们了解并感受到那种一贫如洗的境况，从而感动他们，激起他们对上帝让我们收容的人的怜悯与同情。但是，我生怕再惹阿美莉生气。尽管我们都在想着这事，但最好还是不提它，暂时把它忘掉。

一小时之后，大家都睡了。阿美莉把我一个人撇在屋

里。这时我看见小霞洛特推开房门轻轻地走过来，她穿着衬衫，光着脚，搂住我的脖子，使劲地吻我，我心里非常感动。她喃喃地说：

“我还没有好好地向你道晚安呢！”然后她用细小的食指指着躺在那儿的茫然一无所知的盲人，原来她是出于好奇想在入睡前再看她一眼。她轻声地说：

“我怎么还没吻过她呢？”

“明天吻她吧！现在别打扰她，她已经睡着了。”我一边说，一边把她送出屋门。

然后，我又回来坐下，念诵或准备下次讲道的内容，一直工作到清晨。

我想（我仍记忆犹新）霞洛特今天确实比她的哥哥姐姐们热情得多；但是，所有的孩子在她这么大时，不是也哄过我吗；老大雅克今天是那么疏远，那么持保留态度……我本以为他们都很温顺，其实不过是会哄人，会撒娇罢了。

二月二十七日

昨夜又是大雪纷飞。孩子们欣喜若狂，他们说，很快就不得不从窗户进出了。事实上，今天早晨已经大雪封门，只好从洗衣间出去。昨天，确知村里备有充足的食物后我才放下心来，因为我们要和外界隔绝一段时间。这不是第一个大雪封门的冬天，但我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么大的雪。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昨天开始的故事继续写下去。

我说过，当我把这个残废女孩领来时，我根本没仔细想

过她在我们家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知道我妻子的身体比较虚弱。我们家里地方不大，经济条件有限，这我也十分清楚。象往常那样，我的这一举动既出于天性，也出于我所坚守的为人准则。我丝毫未盘算过这种一时冲动会给我添上多大一笔开销（我总认为考虑这些是违反福音教义的）。然而，信赖上帝同把事情推到别人身上毕竟是两回事。我很快发现我把这副担子放到了阿美莉肩上。担子又是那么重，从一开始，我就感到过意不去。

我尽可能帮她忙，给小姑娘剪头发。看得出来，阿美莉是厌恶做这种事的。但是给女孩洗澡，只好让我的妻子去做了。我明白，最繁重、最讨厌的活并不是我承担的。

另外，阿美莉也不再表示任何抗议，似乎夜里经过思考后，她决定挑起这副新担子，甚至对此还显露出某种兴趣。把姬露德洗干净以后，我还看见她微微一笑。我在姬露德的光头上抹了些油膏，然后给她戴上一顶白帽子。萨拉的几件旧衣服和干净的内衣换下了被阿美莉刚刚投进火里的破烂衣衫。

姬露德这名字是霞洛特起的，我们大家立刻接受了。她原来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连孤儿自己也不知道，也无从查寻。她可能比萨拉小一点儿，穿萨拉一年前的衣服倒满合适。

这里得承认，最初几天我深感失望。当然，对姬露德的教育问题我原来想得天花乱坠，但现实却迫使我大大降低了要求。她脸上的表情冷漠、迟钝，或者确切点儿说，她毫无表情。这对我真如冷水浇头，把我的良好愿望一扫而光。她

整天呆在炉旁，老在提防别人。每听到我们的讲话声，特别是有人走近，她脸上的肌肉就紧张起来，只是在表示敌意时，她才脱离那种毫无表情的状态。只要我们稍微试图唤起她的注意力，她就开始象动物一样呻吟起来。唯有当我把饭端给她时，她才不赌气，而是一下扑过来，象野兽一样贪婪地吃着，那样子看着真令人难受。爱要求爱的回报，这颗心灵的顽固抵抗激起了我的反感。是的，我承认前十天我真感到毫无希望，甚至不再关心她了，连对当初的一时冲动都觉得有些后悔，真不该把她领来。这件事变得非常刺心，因为在阿美莉面前，我未能很好地掩饰这种感情，她就成了胜利者，而自从她意识到姬露德变成了我的累赘，她在我们中间的每次出现都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以后，她仿佛对姬露德更是关怀备至，尽心竭力地照顾起她来。

当住在瓦尔·特拉威尔的我的一位友人马尔丁医生一次出诊顺便来我家拜访时，我正是处于这种状况。我跟他谈起姬露德的情形，他对此十分关心。他很惊讶，仅仅是双目失明，怎么会使她精神如此迟钝。我向他解释说，这孩子是瞎子，唯一照管她的老姬又是个聋子，从未和她讲过话，以致这可怜的孩子完全没人理睬。他劝我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应绝望，他还说我的方法不对。

“你还没坚实的地基就想盖房子。在这颗心灵里，一切都处于混沌状态，甚至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具备。开始时应当把一些触觉和味觉的概念分门别类，进行归纳，并用一个声音、一个词同它们联系起来，不厌其烦地说许多遍，然后